

有幸嫁给一个有四位哥哥的人,就会收获四位秉性各异、姿态万千的嫂子。

因为与嫂子们生活在不同的城,加上我生性疏淡,喜欢与红尘隔着不远的距离观看“江山笑、烟雨遥”,所以,妯娌之间多是客气少的是热络。

但四嫂是个例外,我们之间的问题,不是疏离而是应该微调到一个恰当的距离以免产生不适感。

初见四嫂,我是被她出手的一桌子美味佳肴给镇住的。她做菜怎么能这么神速又如此好吃?尤其是那些炒菜,简直是饭店的味道啊。后来才知,四嫂娘家曾开过餐馆,她也是大厨之一。难怪,人的经历总是被细节泄露的。

会做得一手好菜不稀奇,关键还要愿意做。同事嫁了一位五星级宾馆的大厨,我们羡慕得几乎垂涎,按理说,她幸福的的小日子源远流长。可是,大厨在家里根本连厨房都不进好吗,人家说了,做菜对我来说是工作,回到家还要继续工作,那我岂不是没有休息日了?

四嫂可没这么拽,她说自己到哪里都是那个下厨做饭的人。她说这话时

三岁的时候,我在池塘边玩耍掉进水里,被救上岸后一直高烧不退。村里的赤脚医生看不好我的病,母亲只好带着我去很远的镇上医院。

去医院的路上要渡过一条大河。河水清澈、幽蓝,深不见底。小小的木船上,艄公一边划动船桨,一边和母亲聊天。我坐在母亲腿上,看着船桨伸进水里,然后又翻转出来,水面泛起阵阵涟漪,水草轻轻摆动。有时我趁母亲不注意,调皮地把手伸进水里,船儿慢慢地向前划动,水就从我张开的手指缝里溜过。每在这时,母亲总是很紧张,牢牢地抓着我。但是我却特别喜欢这样玩,体会着手掌在水中那种快乐、安心的感觉。那时候完全忘记了自己有病在身,只是感觉跟在母亲后面,渡河是一件最快乐的事。

其实,在我从小到大的时光里,母亲不知陪我“渡”过了多少河流:在母亲的腹中,温暖的羊水包裹着我,直到母亲把我带到人世,这是爱的发源之河流;另一种是人间泪水汇成的河流,那是我生病时母亲带我就医,哭着抱我渡过的那条艰难之河;还有一种是艰苦奋斗的河流,就是在我求学之路上,母亲一直陪读,为我做饭洗衣,照料着我的衣食住行……

寒假回家,我陪母亲去集市卖自家鱼塘打上来的野鱼。在摊位上,母亲不时要搬动装满了水的鱼盆。她弓起腿,弯着腰,双手伸开搂起鱼盆,满脸憋得通红。我忙着上去搭手。忙完,我才惊觉,小的时候,母亲抱着这样的盆子,哪有现在这样吃力。什么時候,母亲老了的我的心里一阵酸涩。

原来,我和母亲其实都是“河”。小时候的我,是时刻面临断流的涓涓溪水,母亲则是波涛壮阔的大河。母亲将她全部的生命之水注入我的体内,让我成为一条逐渐宽大的河流。随着时间流逝,母亲慢慢萎缩成浅浅的一弯细流了。现在需要我为这条曾经的大河“注水”了,该是我们回报她的时候了!

看着母亲满头已经银白的鬓发和参差皴裂的双手,我一把搂过她,就像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在我耳边小声地对我说:“宝宝,我好爱你!”我在她耳边小声地说:“妈妈我好爱你!”

晚饭花一样的女人

梅莉

俞慧贤



春耕时节 摄影 陈顺源

那年我父亲病重,四哥四嫂来探望。家里正好来了好些亲戚,我在医院服侍我爸,我妈一个人在家根本应付不过来。四嫂马上撸起袖子,在厨房忙碌起来,不仅把饭菜做得漂亮,还把厨房的卫生死角、客厅的地板也擦得干干净净。我妈如今每每提起她,仍赞不绝口,说四嫂真是个勤快人。勤快人到哪里都讨人喜欢,还意味深长地瞄了我一眼说,懒人是不开火的。

去年八月底,闺女暑假还剩下没几天的时候,四嫂来我家呆了九天。开始是我做饭吃,这么多年多亏她辛苦做饭给大家吃,到我家,也该歇歇了。可是,她忍到第三天,差点忍出内伤,还是没忍住,又下厨了,嫌我做的菜太!难!吃!没办法,专业大厨一出手,画风果然立变,当即赢得了家中小吃货的拍案称绝。

九月初,回家没几天的四嫂,又来了,此次她带来一大包生的鸡鸭鱼肉往我家冰箱里塞,是为照顾她在上海住院开刀的妹妹而来。把这些食材在我家做好后再送往医院。这一住又是九天,一个月有近二十天,四嫂住在我家,我真是各种不适应啊。加上娃开学后升高三,正是关键时候,多一个人,家里正常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打乱。我竟夜夜失眠,心里不免埋怨嫂子女,妹妹生病自然有妹妹照顾,你何必多此一举?

于是,我委婉提醒道,四嫂,医院的食堂里有鱼

汤、鸽子汤,应有尽有,不用你做了送去。她眼含泪花,说,医院里的哪有我带的食材好,味道浓?再说,我在这,对我妹来说很安心,她开刀前整个人是崩溃的,我就安慰她,不怕,有姐在,你需要什么器官姐都愿意捐给你,你开完刀后,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。

忽然后悔自己已说出口的话,我也是做姐姐的。但仔细想想,也只有四嫂我才能忍吧,换作他人,早就帮她找好酒店了。

四嫂的妹妹出院回家后,她果然每天又去妹妹家做饭。

有人说,每个女人的前世对应一朵花,那四嫂是朵什么花呢?不美丽也不妖艳,但她热气腾腾、生气勃勃、充满烟火味,她应是我们老家的常见的一种晚饭花,每当夏日的傍晚,家家户户窗口溢出饭菜香时,那小小的花朵就似喇叭一样哗地盛开了,开得恣意、热烈而色泽鲜明。

走进阳光

冯锦富

冬日清晨,我走进阳光。走进这光簇之中,何惧天寒地冻。迷恋这蓝天草地,在大自然的空间里,自如地全身运动,全程击掌频频——在北风呼呼的高亢喧哗里,与信念同行,与健康作伴。田野边摇曳的树枝也为我助阵,每一次绕圈小跑后的张望,我们都相互成为观众。透过彼此设置的心灵感应,展现坚毅的身躯,刚劲的步履,仿佛在书写一串串生命运动精神朗朗的密码。

阳光下,伸展双臂向前方,有板有眼,犹如在迎击生活中的难题。一股朝气在胸中,那里有解密的钥匙。

想起阳春面

郭红解

那个年代,一些很有名气的菜馆面店,对价格低廉的阳春面的制作和食客的低待,也是颇为费心的。徐家汇汇山路上的“四时兴”、普陀区西康路上的“四如春”,都以精心制作阳春面而闻名。南京西路大光明电影院隔壁的北号“五味斋”(后改为人民饭店),每天要供应上千碗阳春面。全国有名的三号服务员桑钟焙的事迹,是周柏春、姚慕双等主演的滑稽戏《满园春色》中的素材。桑钟焙对每位来店吃阳春面的食客,送上热手巾和茶,做到来时笑脸相迎,走时和气送客。

那时离家不远的河南中路上,有家五洲面馆(据说原名是“沈义兴”),在那里吃阳春面很舒心。尽管顾客盈门,但没有一些面

也能让食客食欲大开、齿颊留香。

馆常有

近日去银行存款,工作人员热情服务,迅速办好手续。我请她将另一份存折的余额查一下,她也不推托,立即为我服务。就在我转身离开时,她说,请对我的服务提出意见。口气很温柔,实际上是在讨表扬。

这让我想起另一件事。一次我替妻子到另一家银行存款。在我离开之际,那位银行工作人员大声地叫我。因是妻子的姓,我一下子也没反应过来。结果,门口的保安迅速跑上前去,替我按下了满意键。后来他对我说,领导有规定的,一定要有这个程序。

对此规定,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或许,领导能通过这个形式,了解员工的服务水准,但一定要让顾客表个态的做法,值得考虑。这种做法,也非银行一家。日前多次去医院看望病人,在一些医院的大门口,常常见到病人写的表扬信张贴在那里。有时我想,这不是在诱导病人写表扬信么?

现在的工作条件提高了,设施也先进了,按下一个键即可表达自己的意见,但用在顾客表扬上面,是否有改进的余地?作为领导,对于下属的工作状况、服务水准,应该了然于胸,不能一味以顾客的点赞作为评判的标准。再说,按下的这个键,准确性又有多少?反正作为我来说,一直按的是满意键,其他顾客的心理想必和我也差不多。有鉴于此,建议相关部门改进这一方法,不要再逼着顾客去表态了。

猪牛强壮农门开,骨肉碌碌元宝滚进来,一年四季大发财。

这首口彩歌叫《太平榔头》,唱完就等着主人家给了红包换一家。《太平榔头》只要把第一句最前面四个字改一改——如

“打田发”

朱正安

2017年春节前是丙申年,本年是丁酉年,只要唱做“丙申丁酉天眼开”——就可以唱满一甲子了。

除了《太平榔头》还有很多段子,如《打结排米囤》《左脱靴》《右脱靴》《筛砬糠》《梳头点胭脂》《美女踢绣球》等等。这些段子分生产性、生活性、娱乐性三类,根据不同场合和对象灵活选用。譬如开门出来的当家人是个男庄户,就唱:“打结排米囤,打结排米囤,远望乌沉沉,近看亮晶晶,到底是老乡绅,不错对嚯咯!”这是赞美这户人家粮多富裕。除了在唱的上面做文章,玩木榔头的套路也是各式各样,因人而异。如遇上女主人开门迎出来,就来个“挑水抱宝宝”——两个木榔头在背后抛接,一



对金鸡昂昂啼;抛梁抛到北,先买田来后造屋;抛梁抛到南,世世代代做状元。”

“打田发”多为农户人家,世代相传,蛮吃香的,素有“家有田发手,吃着勿用忧”之说。“打田发”看似流行地方偏窄,它的历史倒是蛮悠久的。相传宋朝军队不败金兵南逃,缺兵少粮。有个刘王发现军中多有刀枪功夫过硬且有技艺更有非凡口尖者,便让他们带着铜锤尖刀之类短兵器沿街表演拜寿(实为卖艺),以此化缘钱粮,终使军队渡过难关。刘王被后人尊为刘王菩萨,受世人祭拜,此后,到了民间,就演化成了一种乞讨的方式,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格式化的歌舞程序。“打田发”人肩上担子一头供奉的就是这位刘王菩萨。

“打田发”这一历史久远的民间舞蹈,在我的记忆里,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消失了。传统文化的消长是历史发展的规则,不过,我还是挺为它惋惜的。

